



# 海燕

葛 琴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# 海邊

· · ·

中國科學院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海 燕

葛 琴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58·北京

## 内 容 说 明

这个剧本描写的是1927年大革命时代，上海掀起了反帝反军阀的汹涌澎湃的工人运动，爆发了武装起义。共产党员杜雨梅英勇地投身于这一斗争，把自己宝贵的生命献给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。

剧本描写了杜雨梅的成长过程，她是个知识分子，当她投入革命斗争的中心，更紧密地和工人群众结合起来，她就更深刻地受到革命的教育，汲取了新的力量，并更勇敢地投入斗争，最后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坚强无畏的无产阶级战士。

海 燕  
葛 琴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单会馆街12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9号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公厘  $\frac{1}{36}$  · 印张  $1\frac{5}{6}$  · 字数 52,000

1958年5月第1版

195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8,500册 定价(7) 0.18元

统一书号: 10061·85

那是勇猛的海燕，在閃电中  
間，在怒吼的海的头上，得意洋  
洋地飞掠着；这胜利的預言家叫  
了：“讓暴风雨来得厉害些吧！”

——高尔基——

## 第一 部

暴风雨的海面上，勇猛的海燕在飞掠着，飞掠着。

**选印字幕** 一九二六年秋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前夜。

“站住！”一个满脸杀气的北洋军，大喝一声，端着枪直冲过去……

前面，昏暗泥滑的馬路上，一群刚打火车站上出来的旅客們，都站住了。那头里的一个，名叫杜雨梅的女学生，她回头望了望，于是也象人們一样，放下手里的提箱，又放下肩上的鋪盖，听候检查。

“打开！”提箱被猛力踢倒在地上。

雨梅咽一口气，蹲下……

背后崗亭上，貼着“上海防守司令部”的大字布告：

“为布告事，現值戒严期間，聞有不肖奸徒，受敌賄买，希图破坏地方，殊堪痛恨。本司令职在防守，遇有煽惑罢工，或阻撓上工，以及扰乱地方秩序者，一律格杀勿論。除严飭軍警办理外，合行布告周知。仰各界人等，务各自安生理，慎勿以身試法，致貽后悔。切切此布。”

“干什么的？”电筒照亮雨梅，吼声逼到她臉上。

雨梅幌了下：“学生唄！”

“哼——学生，去！”槍上的刺刀划了过去。

地上的箱子敞着盖，已經被翻得乱七八糟。旁边泥漿里，趴着

一本可憐的書，正被一只重重的皮鞋蹂躪過去。

雨梅叫一聲，撲下去，抓起那書，望北洋軍遠去的背影……  
憤怒的烈火燒着她，她許久不動。

## 二

學校夜晚的鐘聲在響……

杜雨梅輕輕地推開宿舍的門進去，里面三四個同學都緊張地站了起來。

“啊，雨梅！”徐偉大姐親切地走來：“你瞧，我們正在談你呢？”

“怎麼今天才來，你媽好嗎？”一個同學把門外的鋪蓋抱了進來，她這樣說。

“她好！”雨梅低著頭說：“我打算不讀書啦！”

“為什麼？”拿鋪蓋的同學叫了起來。

徐偉望她一眼，表示別驚擾人家。隨後她拉着雨梅在床上坐下：“怎麼，家里出了事情嗎？”

雨梅搖搖頭：“我媽太苦了！過去，媽盡哄着我；這回，我明白啦。今天一清早——”

雨梅還在家里，從床上醒來，翻個身，不知不覺地笑了一笑。

母親推門進來……

雨梅一睜眼，故意打起呼嚕來了……

母親望望她，喉嚨里罵：“傻丫頭！”注意女兒的行裝，拎起那鋪蓋，頓了頓，又望了望，望望又頓頓……

“啊哈！”雨梅笑了出來：“媽，幾斤？”

母親：“傻丫頭，不早啦！”

“誤不了。”雨梅一骨碌下了床，揮揮衣服，抖了抖裙子：“媽，瞧，這還不快啊？”

母親指指她：“十八歲裏！”把手里的信交給她，“給你舅舅

的信，別丟了。”

雨梅接信。

母亲有意思地望望她：“叫你的群表哥，拍一張大点的相片寄給我——”。

“喲——”雨梅閃了開去，臉紅了。

“姐姐！”雨梅五歲的小妹奔了進來。

雨梅抱起她，貼着她的小臉說：“要聽媽的話，知道嗎？”

小妹點點頭。忽然問媽說：“媽，我知道嗎？”

雨梅大聲地笑了起來……

外面，債主金寡婦的聲音在叫：“你們人呢？”

母親一驚，呆了下，向門外走去。

雨梅奇怪地望着她媽，慢慢，放下小妹，也走了出去。

母親房裡，那古老的格子窗下。

母親數完一疊鈔票抬起頭來，心裡焦急，低聲向金寡婦說：“好孀子呀，只有四十二哪！”

金寡婦兩手一叉：“扣了八塊錢利息。嫌少嗎？我拿走！”

雨梅在門外，猛一震，駭呆了。

房裡，母親的聲音在說：“不不，孩子等着去上學啊！”

“媽！”雨梅沖了進去。

母親攔住她：“傻丫頭，不是你管的事情！”

金寡婦望着雨梅的傻勁，忍不住地尖聲怪笑起來……

雨梅憤憤地望她一眼——

母親推着她：“快走吧。”

“姐姐！”背後，小妹在拉她：“走吧，輪船都叫啦！”

雨梅擦了下臉上的淚水：“我就糊里糊塗的來啦！”窗外吹進一陣涼風，她打了個寒噤，回頭望了望，見同學們都在恬靜的安睡中，壓低着聲音說：“不，徐偉，我把錢寄還給媽去。”



徐偉把一件外衣披到她身上：“考慮一下吧，明年就高中畢業了。”

雨梅凝望着窗外星空，一天的遭遇，使她決然說：“我做工去，請組織上同意我。”停了停，她閃亮着痛苦的眼睛，又補了一句說：“這樣的時候，就算畢了業，又怎麼樣？”

### 三

周公館，周群表哥的房裏。

那位年青美貌的醫科學生，耽心地望着他心愛的雨梅說：“姑媽也不會同意呀。”

雨梅：“不要緊，人家大學生還去當電車賣票員哩！”

周群：“那是沒有辦法呀！”話說完，他才知道說得不是時候，有點窘，然而已經來不及了。

雨梅望望他：“我還不是一樣？”她注意桌上的辭典和書本，便動手翻看起來……

周群的聲音在說：“這是你要的德文字典；這是我用過的課本。那明年，你還考不考醫大？”

雨梅合攏書本：“我不能望着媽呀！”

周群着急了：“你等下，我跟父親去說！”見門外有人走過，他叫住那人說：“阿四，老爺回來沒有？”

阿四：“沒有，在陸公館打牌呢。”

周群煩惱：“哼，又是！”

牌局上，一陣緊張的沉默中，父親周鐵民老爺，把手上的一張牌摸了摸，向下首那位小胡子北洋軍官望了望，於是輕輕地打在他面前，討好地說：“給你！”

“碰！”小胡子軍官興奮地站了起來，一付大牌和倒了。他十分得意地說：“好險呀，最後的一張啦！”

全局人議論紛紛……

周鉄民滿臉笑容地向那小胡子說：“怎么样，我的槍法还不坏吧？”

小胡子：“太好了！太好了！”

老爷們的笑声，打洗牌声中飞起……

雨梅心头沉重：“阿群，我的事別告訴舅舅！”

周群大吃一惊：“为什么？”

雨梅：“他不高兴我唄！”

周群楞了一下：“这你就太多心了！陆瑞芳的事情，父亲也只是偶然提了下，过去了，难道你还不相信？”

雨梅：“人家大公馆，有钱！”

周群：“有钱就怎么样？”他夺下雨梅手里的書本，抱住她：“相信我，我永远——”

灯下。

父亲周鉄民，看完雨梅帶來的那一封信，他說：“可是你姑媽信上，一句也沒有提呀！”

周群热切地說：“姑媽也真是！”

父亲阴沉地望他一眼：“雨梅这丫头，要当心她！”

周群叫了起来：“当心她？”

父亲：“唔，她学校里混进了赤化分子！”

周群呆了下：“这跟雨梅有什么关系？”

父亲皱了皱眉头。

周群不着边际地說：“其实，有人說你們市党部，根本就是——”

“是什么？”父亲冷冷地打断他：“哼，你懂得什么啊！”他靠到沙发上，吸着烟斗，想了許久，“唔，我不能望着她！”

周群快乐地站起来：“那好，她一学期大概要七十块钱，我明天一早就送给她去。”

父亲：“怎么，她自己不能来吗？”

周群：“好，我明天去叫她。”

父亲：“寄封信去还不行啊？”

周群猛一怔，停了停，他说：“爸爸，人家都早就上课啦！”

父亲忽然温和地望望他：“对，我会料理她的。坐下！”他指身旁的沙发，等儿子坐下后，他说：“陆公馆四小姐的事情，得给人家一个回信啦！”

“什么？我不早就告诉你了？”周群脸色发白：“爸爸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这是不可能的！”

周铁民：“为什么？考虑过了吗？”

周群十分激动：“用不着考虑！”

周铁民：“未必吧？要不是瑞芳丫头，她自己看上了你，哼，人家还打着灯笼火把来觅你的宝哩！”他轻轻地拍了拍烟斗里的灰，“去打听下，哪方面的人不巴结他陆公馆？”

周群震动着，打门里冲了出去。

周铁民阴沉地望着门外：“哼，你呀！”

周群抱着头，横在自己的床上。他被刚才的事情折腾着，很是苦恼。他有生以来，还是第一次碰上这样别扭的事情，不知该怎么办？他想着想着，终于激动地跳了起来，扑到桌上，就给雨梅写起信来：“我最最亲爱的小雨梅：”他接着疾速地写着，写着……

学校宿舍的廊道上，雨梅看信。

画外音：周群那热情奔放的声音念着：

“我最最亲爱的小雨梅：我已经和父亲谈了，没有问题，他会料理你的。你没有父亲，这是他应有的责任。本来嘛，姑妈早就应该跟他谈了！我也真该死，你每学期总要迟到，我还以为是姑妈舍不得你呢！你太可爱了，姑妈也确是舍不得你啊！”

雨梅抬起头来，她被群表哥的热情激动着，轻轻地吁一口气，

于是繼續看信——

“可是我不能不告訴你，父亲好象不喜欢你們的学校，他說你們校里混进了赤化分子！”

雨梅大吃一惊。許久，严肃地拿起信来——

“他要你当心！其实这也沒有什么。不是嗎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！好吧，你赶快回来，我等着你，我保护你！——”

雨梅拿着信的手，一下軟了下来。

徐偉从宿舍里出来：“怎么样？他信上怎么說？”

雨梅沒有做声，望那早已摊开在地上的鋪盖，蹲下去，显然还是要把它卷起来。

徐偉帮着她：“那么他們要望着你失学罗？”

雨梅正要說話——

近旁玻璃窗上，有人“咚咚”地敲了兩下。

雨梅回头一望，那位敲窗作响的人，却原来是女同学陆瑞芳。这位公館小姐，嬌气十足地望着前面，好象根本就沒有看見她杜雨梅。

雨梅呆了一下：“什么事，陆瑞芳？”

“能过去嗎？”陆瑞芳瞟了瞟地上的鋪盖。

雨梅拖了它一下：“不是好走的嗎？”

陆瑞芳一扭身，这才勉强走了过去。

“装腔！”徐偉站起来，望着陆瑞芳的背影忽然問雨梅說：“她还給你表哥写信嗎？”

雨梅点点头：“他都沒有看，燒了。”

徐偉：“真是莫名其妙！你要当心哩！”

雨梅猛一怔，不好意思地轉过臉去。

#### 四

綠叶滿枝的窗下：

那位温和正直，在孩子們面前永远象父亲一样的叶裘老师，

他把手上的一把文件，放进壁炉里燒着后，向雨梅輕声地說：“你舅父，我知道。他不能帮助你！”

“我不要他帮助！”雨梅天真地說：“叶老师，他也認識你嗎？”

叶老师：“他哪方面的人不認識？这两天，据說跟北洋軍打得火热！你見了他，說話要当心。”

雨梅：“我不想再看見他！”

叶老师望望她：“还用不着吧？这种人，多知道他一些，也沒有什么不好啊！”

雨梅閃亮着眼睛，发出一声單純可爱的傻笑：“哼！”

窗外树蔭下，徐偉奔来，小声說：“叶老师，北洋軍搜查上海大学！”

叶老师：“唔，我們这里也快了。要同學們注意！”他回头望另一扇門說，“你叫丁乔出来一下。”

“怎么，他也来啦？”徐偉兴奋地說。

丁乔从門里快乐地走出来，他亲密地拉着徐偉，又亲密地望望她：“怎么样，到你的娘家来啦，有什么好吃的嗎？”

徐偉紅着臉叫：“叶老师，你瞧他！”

叶老师望着走进来的丁乔，他說：“夜校的人找好了嗎？”

丁乔翻了翻手：“給滬东区搶走了。”

叶老师：“那就讓雨梅来担任吧。这是杜雨梅同志。”

雨梅走了过来。

叶老师的声音在說：“这是丁乔同志。往后，他就是你的頂头上司了。”

雨梅笑了笑：“我知道他。”

老师望徐偉，想了起来：“对，那是一定的！”于是轉向丁乔，“你們談一下吧。”然后又望了望雨梅：“別害怕，好好的工作吧，將來——就好了！”

雨梅严肃地望着老师，用很小的声音說：“我不怕！”

雨梅輕聲地哼着國際歌：

“起來，飢寒交迫的奴隸  
起來，全世界的罪人  
滿腔……………”

她赤着腳，褲腳卷得高高地，用心出力地拖洗着地板。那是普通的石庫門房子的樓下。外面小天井里，一大堆課桌椅，還有一塊大黑板。顯然，那就是工人夜校的所在地了。雨梅很不熟手地拖洗着……流汗，喘息，真是拖泥帶水的，忽然腳下重重地滑了一下，站住的時候，她不好意思地向左右望了望，於是繼續拖洗。那哼着的歌聲，突然激昂高揚起來：

“這是最後的鬥爭，團結起來  
到明天，英特納雄納爾就一定要實現！”

“好呀！”徐偉突然來到這有意思的新地方，她愉快地叫了起來。

“雨梅嚇了一跳，回過頭來：‘你呀？’”

徐偉笑了笑：“你的鞋呢？”

“都濕了。”雨梅奔向她，忽然大聲說：“你來得真好！”

徐偉老練地望望她：“想拉伕嗎？哼，得動員大伙兒呀！”

雨梅不好意思地說：“還不認識她們呢！”

徐偉：“去找她們呀！”

雨梅感到任務的生疏和不簡單，她暗暗地吁了口氣。

徐偉安慰她說：“不要緊，我幫助你。”她這時看見了雨梅臉頰上的烏灰，不禁又笑了起來：“瞧你，臉上都長起蝙蝠來了！”她摸手帕，卻把袋里的一封信也帶了出來：“嚶——你的信，差點忘了！”

“我媽寄來的！”雨梅高興得跳了起來。看信，大聲說：“我媽今天要來啦！”

“去接她嗎？”徐偉問。

雨梅摸出一只老式的挂表，打开表盖，望了望：“来不及啦。好，我去！”

## 五

周公館的起坐間里。

母亲匆匆放下手里的盖籃，对她的兄弟周鉄民說：“再說，今天还是丫头的生日，我怎么能不来呀？”

“二姐，你来得正是时候。”周鉄民叹了一口气：“車站上也不去接你一下，这还象話嗎？”

“这倒不說她啦。”母亲从袋里摸出一封信来：“你瞧，她要做工去。把我給她的錢都寄回去啦。鉄民呀，我怎么对得起她父亲——”母亲含着眼泪說不下去了。

周鉄民：“丫头变了，我准备着錢等她，她也不来！”

母亲焦急、摇头：“是么，她怎么就沒有这福气呢！”

周鉄民：“要好好的管教她！”

电鈴响……

雨梅奔了进来：“媽！”向母亲扑去。

“姑媽。”周群也跟了进来。

“怎么，你也来啦？”父亲責备他說。

周群放下手上的書和工作服，一股劲地說：“雨梅去叫我的。”他向姑媽走去。

父亲瞪了他一眼。

雨梅却天真地向他說：“怎么样，我沒有騙你吧？”

“雨梅！”舅父的声音在叫她。

雨梅注意着桌上的盖籃，她沒有动。

母亲推她一下：“快去呀，舅舅有話跟你說。”

周群不安，望雨梅……

雨梅向舅父走去……

舅父：“听說你找上工作啦？”

雨梅望望他，沒有作声。

舅父：“你那个夜校在什么地方？”

雨梅：“工厂附近。”

舅父：“唔，那一家工厂？”

雨梅想了下，有点慌：“我刚去，还闹不清。”

舅父：“对。聘书呢？”

雨梅：“没，没有。”

舅父：“校长是谁？”

雨梅终于被问住了。

母亲：“说呀，傻丫头！”

舅父霍地站起：“是你们叶老师介绍的吗？”指指她，“当心，做人家的尾巴！”

“爸爸，”周群站了起来，他不安而又焦急地说：“他们叶老师，不也是国民党吗？我们都听过他的演讲哩！”

父亲阴沉地望望他：“嘿，什么国民党啊？挂羊头，卖狗肉！”

雨梅站了起来：“妈，我走啦！”

周群惊叫：“雨梅！”

母亲拉住她：“走啦？我为了谁来的？”

夜晚，万家灯火的阳台上。

舅父压低着声音说：“出了事情，就来不及啦！”

母亲黯然，惶恐，颤抖的声音说：“总怪我做娘的穷！”

周铁民：“二姐，只要她还肯读书，一句话，我培植她到大学毕业！”

母亲叹一口气：“这就太好了！她父亲临死的时候，伤心啊，眼睁睁的就是望着那丫头！”

周铁民擦火吸烟斗：“可是二姐，有一件事情得依我！”

母亲揩了下眼泪：“你说吧。”



周鉄民：“不能讓丫头再留在上海！”

母亲想了想，忽然严厉地望着他說：“鉄民，你老实告訴我，丫头在上海，究竟出了什么事情？”

周鉄民：“你不是看报的嗎？近来上海乱成什么样？哪一天不抓人？”

母亲：“那你是說——”

周鉄民：“你要拿定主意！等人家割了她的头就来不及啦！”

母亲心跳得厉害。她眼望着蒼茫的夜空，沉重而又無力地站起身来……

月明，帘卷。

医科学生的房里，那靜靜的窗前，周群、雨梅，正在亲密地談着話。

雨梅爱撫地望着他：“你真的听过叶老师的演講嗎？”

周群快乐地：“那还能是假的？”

雨梅：“他講些什么？”

周群想了想，对这突来的問題，有点窘，他紅着臉說：“鬧革命的事唄！北伐軍打出了广东省！”

雨梅高兴地抓住他的手：“对，还有呢？”

周群望望她：“怎么，你还不相信啊？”

雨梅閃亮着眼睛說：“我不是这意思——”

母亲来到門外，兩人同声地叫着：

“姑媽！”

“媽！”

母亲尽量压下心头的沉重，她笑了笑說：“你們在談什么呀？”

周群扶着她。

雨梅望了她一眼，她看出来：“媽，你哭啦！”

“傻丫头！”眼泪果然从母亲的臉上掉下，她說：“唔，我問